《重臨故地，面對變遷有感》

4B 盧麗儀

幾年前因父母工作變動而離開，搬往藍田，今天因為小學的校友聚會我重新回到這裡，白田邨這個充滿我童年回憶的地方，時間充裕，我決定去探望幾位老朋友。

走過那長着小紅花的小路，看着那郁郁葱葱的小草小花，讓我想起我兒時的過往，我那時總是走過這條小路，去往李爺爺開的雜貨鋪，那裏總是有着一堆零食和文具還有一些小物件，而我總去那裏是因為李爺爺養的兩只小貓，一只是棕黃相間的狸花貓牠叫小花，另一只則是橘白色的小橘貓而牠叫小橘，今天我過去，也不知道過去了幾年那兩只小肥貓怎麼樣了，還記得我嗎？不過，我到了就沒有這個疑問了，因為本來雜貨鋪的位置上卻是一間名創優品，我當即便呆愣地站在了那間名創優品的門口，指尖貼着冰涼的玻璃，好半天才推開那扇帶着風鈴輕響的門，和記憶裏雜貨鋪那扇吱呀作響的舊木門不同，這聲響脆得像顆剛拆開的水果糖，卻少了點煙火氣。店里的貨架擺得密不透風，粉白的收納盒、印着卡通圖案的零食、閃着細碎光澤的小擺件擠在一處，我盯着一個花貓形象的鑰匙扣發愣，忽然想起李爺爺的雜貨鋪，掉漆的木櫃台後面，玻璃罐排成一排，橘子糖、話梅糖裹着皺巴巴的糖紙，在陽光裡泛着暖黃的光，李爺爺的算盤放在角落，算賬時珠子「噼里啪啦」地跳，比現在掃碼機「嘀」的一聲熱鬧多了。小時候我攥着那幾個一塊錢硬幣，蹲在櫃台前看小花蜷在他腳邊打盹，小橘扒着魚乾罐口偷嘴，李爺爺就笑着用蒲扇拍它的腦袋：「饞貓，這罐是就是給你留的！」有次我沒帶錢，盯着玻璃罐裡的糖咽口水，他還偷偷塞給我兩顆，說「記在賬上，下次還」可我後來沒來得及還，就跟隨父母搬走了。

轉身往外走，陽光把我的影子拖得很長。雜貨鋪隔壁原本是擺着鐵皮青蛙的玩具店，我當年攢了半個月零用錢才買到那只蹦得最高的，現在那兒換成了飄着紅油香的火鍋店，玻璃櫥窗裏的毛肚在辣鍋裏翻卷，沒了當年「鐵皮青蛙跳滿整條街」的鬧哄，再往前的茶餐廳，木桌換成了亮面的大理石桌，菜單上的菠蘿油變成了奶茶火鍋——從前我總在這買凍檸茶，老板記得我要少甜，會多放幾片檸檬，現在櫃台後的人穿着制服，聲音很動聽，卻叫不出我的名字。路邊的老榕樹倒是沒怎麼變，只是樹幹又粗了一圈，樹皮上的紋路深得能卡進指頭。我摸着樹干，想起小時候和玩伴在樹下跳房子，粉筆線畫了又被雨水沖掉，我們就蹲在泥裡重新畫，書包裡的玻璃彈珠滾出來，滾到榕樹的氣根底下，現在樹底下站着幾個穿校服的孩子，抱着奶茶講新出的遊戲，書包上的掛件晃來晃去。

風裹着火鍋店的香氣吹過來，我抬手看錶，小學聚會要開始了。口袋裡的花貓鑰匙扣凉凉的，它不是小花，卻能替我把舊時光揣在懷裏。我想起剛路過的文具店，原本是賣雲吞的小攤，老板總多给我一勺湯，想起巷口的報刊亭，現在換成了快遞櫃，再也買不到印着卡通圖案的明信片。

其實，時代變遷是常態，舊時光的暖早凝成糖心藏在心底。攥緊鑰匙扣轉身赴聚會。

評語：文字優美，情感動人。